

新疆喀什 当代散文精品选

安 谅 主编



新疆喀什 当代散文精品选

安 谅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疆喀什当代散文精品选/安谅主编.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3. 8

ISBN 978-7-5321-5031-1

I. ①新… II. ①安…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83211 号

上海辉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资助出版

责任编辑: 谢 锦 林淮克

封面设计: 王志伟

新疆喀什当代散文精品选

安 谅 主编

赵 力 晓 毕 选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3.5 字数 315,000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031-1/I · 3954 定价: 58.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7780459

目 录

- 王 蒙 阿娜尔古丽/001
- 余秋雨 西域喀什/003
- 周 涛 芬芳的尘埃(外两篇)/014
- 张承志 正午的喀什(外一篇)/027
- 张抗抗 缤纷西域/047
- 蒋子龙 南疆短章/052
- 贾平凹 二胡(外一篇)/058
- 朱增泉 雪峰/065
- 安 谅 喀什噶尔散章/071
- 庞 培 梦幻喀什/119
- 烈 娃 月亮玉石城堡/135
- 韩子勇 厚土喀什噶尔/141
- 刘亮程 文学艺术是心灵沟通术/145
- 鲍尔吉·原野 湖水里漂着红苹果(外一篇)/149
- 蒋建伟 我美丽的喀什姑娘啊,在奔跑中打开双臂/155
- 黄艳秋 阿热亚路上的小店/160
- 何向阳 喀什/164
- 黄 毅 斗羊/171
- 沈 苇 从喀什噶尔到叶尔羌/176
- 北 野 不可磨灭的馕/189
- 丁 燕 复调喀什/191

- 卢一萍 喀什的古老元素/199
- 王 族 悬崖乐园/212
- 王时样 则勒力的行吟之歌(外一篇)/231
- 赵 力 香妃,香妃(外一篇)/245
- 茹军风 叶之城(外一篇)/263
- 帕蒂古丽 思念的重量——写给四月的父亲/275
- 谢家贵 守望麻扎的老人(外一篇)/291
- 徐 梅 叶尔羌河畔的遗风流韵/302
- 朱大珪 叶河三读/319
- 潘蒙忠 喀什噶尔,飘香的城(外一篇)/328
- 徐 纯 叶尔羌河畔的法国梧桐天堂/336
- 李 宏 渡口(外一篇)/346
- 李晓林 怅望赛图拉/355
- 潘黎明 木卡姆遗响/362
- 红 柳 高崖上的土陶咏叹调/374
- 包训华 行走在帕米尔高原/386
- 任丽瑛 我上昆仑当笑傲/394
- 花 妮 白云里的人家/401
- 周 筠 叶城游历/415
- 安 谅 跋/423

王蒙(1934—) 河北沧州人,著名作家。原文化部部长、中国作协副主席。

此文系作者写于上世纪八十年代。

阿娜尔古丽

以喀什噶尔为中心的南部新疆的歌儿与以伊犁为中心的北疆的歌儿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说北疆民歌的代表是《黑黑的眼睛》的话,那么,南疆民歌的典型则是《阿娜尔古丽》。“阿娜尔古丽”的意思是石榴花,而这又是一个在新疆南部常见的、姑娘的名字。这个名字很美。电影《阿娜尔汗》的主题歌就是根据民歌《阿娜尔古丽》整理、配词而成。歌一开始便唱道:

我的热瓦甫琴声多么响亮,

莫非装上了金子做成的琴弦?

而民歌的起始两句,据我所知的一个版本是这样的:

夜晚到来我睡不着觉呀,

快赶开巢里的乌鸦,啊,我的人!

最后一个词是 bala,是孩子的意思,这里叫一声孩子,类似英语中的“baby”。是一种昵称,故译作“我的人”!

以《阿娜尔古丽》为代表的南疆民歌似乎更具有节奏性,人们唱这些歌的时候似乎正迈着沉重有力的步子,似乎正在漫漫砂石戈壁驿道上长途跋涉,四周杳无人迹,远山上雪光晶莹,干峻的柴草在风中颤抖,行路者的歌声坚毅而又温情,我好像看到了歌者的被南疆的太阳烧烤成了紫酱色的脸庞。

也许他们是骑着骆驼唱这些歌的吧?在“沙漠之舟”上,他们体验着大地的辽阔、荒芜、寂静与神秘;他们也体验着自己内心的火焰的跳动、炽热、熬煎和辉耀。他们已经漫游了许多日日夜夜。他们已经寻求了许多岁岁年年。他们已经创造了许多城市乡村。他们热烈地盼望着更多的人间的情爱。

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第一次受到这样的歌声的冲击的情景。那是在叶尔羌河东岸、塔克拉玛干沙漠西缘的麦盖提县,一九六四年,我住在县委招待所,准备去央塔克乡。招待所正在盖房子,每天早晨八时以后,来自农村的临时建筑工开始上班。有两个年轻的女人,她们不紧不慢地用抬把子抬砖,一边装卸,一边走路,她们一边大声唱歌。她们唱的是《阿娜尔古丽》,她们的唱歌就像呐喊一样地自然、朴素、开阔、痛快,她们的唱歌就像呼唤一样地响亮、多情、急切,期待着回应,她们的唱歌又像是一种挑战、放肆地发泄,自唱自调,如入无人之境。她们戴着紫黄色的小帽,穿着红色的裙子,红色的裙子下面还有绿色的灯笼裤。这歌声响彻一个上午,中午稍稍歇息,又一直唱下去唱到太阳快要落山。她们的精力,她们的热情,她们的喉咙,似乎都有着无尽的蕴藏。

即使是生活在城市中,生活在忙乱中,生活在纷扰与风霜雨雪中也罢,想起这样的歌,能不为那股热流而心潮激荡么?

余秋雨(1946—) 浙江余姚人,艺术理论家,中国文化史学者,散文家。

西域喀什

—

一个中国古代文人不管漂泊何处,晚年最大的向往就是回归故乡。这事到了近代那些具有世界历史视野的学者那里就不一样了,他们会以一生的学养把时间和空间浓缩,然后拄着拐杖站在书房的窗口看着远方。他们在想:如果生命能够重来一次,我最希望投生何处?

我很想知道几位大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排在第一的是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因为正是他洋洋洒洒的著作,最早让我了解了世界各地的不同历史形态。

但是,他已经去世三十多年,似乎并没有留下这方面的答案。我,只能在他的著作中猜测。猜测了几处,都没有把握。

终于,我突然知道,他曾经在一次对话中,留下了答案。

他说,如果生命能够重来一次,他希望生活在中国古代的西域。

因为,那是一个文化汇聚的福地。

他所说的西域,是指中国新疆塔里木河、叶尔羌河一带。

二

我每次去新疆,总会想起汤因比的选择。

西域,这是一个伟大的地名。汉武帝派张骞“通西域”,是这位帝王,也是整个汉代对世界历史的杰出贡献。从此,人类各大文明在那里发生了最大规模的汇集、交流和融合。

本来,无论是印度文明、波斯文明、巴比伦文明、阿拉伯文明,还是再远一点的埃及文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等等,都自成规模、自享尊荣,很难放得下架子来与其他文明主动融合,除非用战争的方式来收纳别人。因此,各大文明都在万分警惕地防范着来自别处的铁骑战火。但是,商品流通的诱惑太大了,旅行者口中的描述太吸引人了,因此,彼此都悄悄地产生了一种不约而同的渴望:要找一个地方,展开各大文明之间的非战争交往。

这个地方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必须是一个地广人稀的所在,离各大文明的首府都比较遥远,使谁也感受不到威胁;二、所有的旅行团队最想靠近的那个文明,有一种让大家放心的文化宽容精神。能够满足这两个条件的地方,在古代世界的地面上只有一个,那就是西域。于是,在天山、昆仑山和塔里木盆地之间的茫茫大漠,终于成了各大文明沟通的巨大平台。看似最缺少文化的地方,变成了最热闹的文化集市。旷野大风、霜雪千里,消除了每种文明身上原有的杀伐气、暴戾气;驼铃沙海、枯枝夕阳,增添了每个旅行者对人性、友情的饥渴。因此,一场场古代的世博会、交易会、嘉年华,不断地在西域开幕又闭幕,闭幕又开幕。

这么一想,觉得汤因比对那里的选择,实在很有道理。

我为了考察中华文明和其他文明的早期交往史,曾经历险走遍了西域以西的很大地域。张骞、甘英、法显、玄奘、马可·波罗和丝绸之路上的商人们走向西域或走出西域的漫漫长路,我几乎都走到了。汤因比只能把西域之行寄之于来生,我却在此生一次次抵达,一次次流连,想起来真有点奢侈。这些年来,国境之外的南亚、中亚之路越来越不平静,我没有找到再度历险的机会,因此只能一再重访新疆。每次去,都会领受汉代的风雪、唐代的脚印,不由得心胸疏朗、步履庄重。

古代由西域通向整个亚洲腹地,有北疆的草原之路和南疆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又分南、北两路,然后在一个地方汇合,翻越帕米尔高原而去。两条丝绸之路的汇合处,是西域开发最早的城郭叫“疏勒”,也就是现在中国最西的城市喀什,又叫喀什噶尔。

这是历来所有的旅行家、探险家、行脚僧、商贸者都必须停步的地方。不管是出去还是进来,都已经承受过严酷的生死考验,而前面,可能是帕米尔,也可能是塔克拉玛干,考验更大。因此,要在这里收拾一下好不容易捡回来的一条命,然后重新豁命前行。

对很多人来说,这里是生命的最后一站;对另一些人来说,这又是豪迈壮行的新起点。不管是终点还是起点,都是英雄们泼酒祭奠之处。喀什的每一寸空气,都熔铸过男子汉低哑的喉音。

世界在这里渴望着被一次次走通,而高原在这里却显得寸步难行。一位高大的当地汉子在昆仑山脚下对我说:“在这里,地远路险,从有些村子到乡里去,骑毛驴也要走七天。一个妻子最大的愿望是去一趟县城,丈夫不让,说这么漂亮的女人走那么久,怎么还回得来?几十年后丈夫去世,妻子也走不动了。”

但是,这些妻子和丈夫都看到了,总有一些人从他们村边走过。

是去乡里吗？是去县城吗？难道，还有更远的地方？

最近，我和妻子应上海援疆团队领队陈靖先生之邀，又一次去了喀什。一路上饱满的感觉无与伦比，我只想重复多年前说过的一句话：如果你想研究的历史不是一般的历史而是“大历史”，如果你想从事的文学不是一般的文学而是“大文学”，那么，请务必多去西域，多去新疆，多去喀什。

三

两千多年前张骞通西域的时候，已经发现喀什有非常像样的商贸市场。后来，出任汉朝“西域都护”的班超，又曾把这里当作安定西域的大本营，他自己一住就是十几年。

班超在这里的时候，当地民众在精神文化上还停留于萨满巫术的原始自然宗教。但是，就在班超走后不久，一件重大的文化事件把这里裹卷进去了：印度的佛教开始向中国大规模传播，这里成了一条最主要的走廊。

对于佛教东传这件事，我一直认为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个特大事件。原因是，作为被传入一方的中国大地，自从诸子百家之后已经实现了超浓度的精神自足，似乎一切思维缝隙都已填满，怎么可能如此虔诚地接受万里关山之外一种全然陌生的文明呢？但是，由于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的双向高贵，又痛又痒的防范心理居然被一步步克服。首感痛痒的地方，应该就在喀什。首度克服的地方，应该也在喀什。

磨合了两百年，到了公元四世纪，这儿已经成了一个佛教繁盛之地，留下的古迹和事迹都很多。例如，那位在中国佛教史上贡献堪比玄奘的鸠摩罗什，就曾在十二岁时到这里学习小乘佛教长达两年，后

来也在这里,遇到了精通大乘佛教的来自莎车的王子参军兄弟二人,开始转向大乘佛教,并终生传习。而莎车,现在也属喀什地区。尽管喀什的佛教主流一直是小乘,鸠摩罗什不得不离开,但这儿是他的精神转型地。

在鸠摩罗什之后不久,法显西行取经也经过这里,惊叹这里的法会隆重。后来玄奘取经回来时经卷落水破损,也曾在这里停留一段时间补抄。

在公元九世纪至十三世纪的喀喇汗王朝时期,喀什表现了很高的文化创造能力,向世界贡献了第一部用纯粹回鹘文写成的长篇叙事诗《福乐智慧》和精心巨著《突厥语大词典》。这是两部极重要的维吾尔文化经典,跟着它们,还有不少优秀的著作产生。喀什,因创建经典而闪现出神圣的光彩。

其实,伊斯兰教在公元十世纪传入中国时,也以喀什为前沿。在这里落地生根几百年后,才向北疆传播。喀什地区的伊斯兰教文物不胜枚举,因为直到今天这儿的主要信仰还是这个宗教。千余年来天天被虔诚的仪式滋润着,即便是遗迹也成了生活,因此看上去都神采奕奕。

据到过这里的欧洲旅行家马可·波罗记述,基督教的一个教派聂斯托利派即中国所称“景教”,在这里也不乏信奉者,而且礼拜完满,尽管这个教派早在公元五世纪已在罗马被取缔。对此,作为意大利人的马可·波罗就很敏感。同样,在古代波斯早被取缔的祆教(即拜火教),在这一带的民间也曾风行,致使《南唐书》说疏勒地区“俗奉祆神”。

总之,几千年来,喀什不仅是商品贸易的集散地,而且也是精神文化的集散地。集散范围很大,近至中亚、南亚,远至西亚、欧洲。如果说,西域是几大文明的交汇中心,那么,喀什则是中心的中心。

这个地位，自古以来一直具有，却只是默默地存在于各国商人心中。到了十九世纪，世界在空间和时间上获得新的自觉，喀什的重要性再一次被广泛瞩目。当时很多全球顶级的学者都坚信，这一带必定留下了诸多文明的重大脚印，因此都不远千里纷纷赶来。正如日本探险家橘瑞超所说的那样：“这是中亚地区政治、商业的中心，自古以来就为世人所知，至今到中亚旅行的人，没有不介绍喀什的。”

翻阅那时的世界考古学著作就可以发现，喀什，在东方史研究中，已经成了一个怎么也避不开的常用名词。

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内忧外患，水深火热，差一点被列强彻底瓜分了。但是，即使到了这个时候，一个以亚洲腹地为目标的考古学家如果没有来过喀什，还是会像一个毕业生的文凭上没有盖过校长的签名印章。

历史，很容易被遗忘却又很难被彻底遗忘。在那些迷乱的夜晚，正当一批批外来的酒徒在沙丘上狂欢喧嚣的时候，他们脚下，沙丘寂寞一叹，冷然露出某个历史大器的残角，似乎在提醒他们，这是什么地方。

四

1881年4月，俄国驻喀什领事馆开张，本来这很正常，但奇怪的是，领事馆里有六十名哥萨克骑兵。这些骑兵每天早晚两次列队穿越市区的大广场到城东河边操练，还向围观的人群表演刀术、马术、射击术。俄国驻喀什的领事很有学问，名叫彼得罗夫斯基，一个英国学者曾这样描述他：

彼得罗夫斯基是个能干、傲慢、狡猾而精于诱惑的家伙，任职的二十一年间对中国官员使尽了阴谋恐吓、威胁、利诱、收买、强迫之伎俩。他的目的便是将新疆最西部的绿洲从中国瓜分出去，使俄国得以控制通往印度后门的战略性山口。（珍妮特·米斯基：《斯坦因：考古与探险》）

俄国要控制通往印度的后门，显然是在挑衅英国。当时，英国不仅在印度实行殖民统治，而且已经控制了昆仑山、兴都库什山、阿姆河以南的多数地区，怎么允许俄国来插手？因此，后起的英国驻喀什总领事占地面积，是俄国领事馆的整整两倍，而且也比英国自己在乌鲁木齐的领事馆豪华很多。一位英国记者写道：

在大英帝国与沙皇俄国争夺中亚的五十多年大角逐中，喀什一直是大英帝国最前沿的一个阵地。在那场大角逐中，大英帝国为了在亚洲取得政治和经济的主导权，与沙皇俄国进行过漫长而又扑朔迷离的争斗。在大英帝国驻喀什领事馆上飘扬的那面英国国旗，是印度到北极之间唯一的一面。（彼得·霍布科克：《一个外交官夫人对喀什的回忆》）

就在那队哥萨克骑兵和那面英国国旗天天都在喀什对峙的时候，一些心在千年之前的学者也来到了这座城市。斯文·赫定来了，并从这里出发，发现了千年前的古城丹丹乌里克，又考查了塔里木河和罗布泊的迁徙遗址。斯坦因也来了，顺着斯文·赫定的成果进一步发现了“希腊化的佛教艺术”犍陀罗的遗存，又发现了楼兰遗址……这一系列文物，从不同方向展示了这片土地在古代无与伦比的重要性。

“在古代无与伦比的重要性”，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随着古代
的结束而结束，第二类却可以延伸到现代。西域发现的文物，大多属
于第二类。它们像古代智者留下的一排排巨大的数学公式，证明着
几个大空间之间的必然联系以及把这种必然联系打通的实际可能。
因此，就在这些西域考古大发现之后，历史学家威尔斯作出判断：
“直到今天我才开始明白，塔里木河流域比约旦河流域和莱茵河流
域更为重要。”

正是这种判断，使得喀什城里那队哥萨克骑兵和那面英国国旗
更加抖擞起来。两国的领事，都会殷勤地接待那些考古学家，希望他
们为帝国的现代野心提供更多的古代理由。但是，从种种纪录来看，
那些考古学家对于两位领事除了感谢之外并不抱有太多的尊敬。他
们毕竟深谙历史，比眼前披着外交套装的情报政客更知道轻重。第
二天他们又来到了沙漠深处，只要见到一点点古代的痕迹就会急速
地跪下双腿，用双手轻轻地扒挖，细细地拂拭。很久很久，还跪在
那里。

如果仅仅从动作上看，考古学家，是在代表现代人跪身谢恩。

无言的大地，有多少地方值得我们跪身，又有多少地方需要我们
谢恩。

想到这里，我决定给上海援疆团队作一次演讲。我在演讲中叙
述了喀什在中华历史和中亚历史中的独特地位，然后说：“即便从学
术的立场，我也要深深感谢大家为新疆所做的一切。但是，在整个过
程中，我们不能老是想着上海在支援新疆。请记住，当西域和喀什让
世界文明血脉畅通的年代，上海还是海边荒滩。也就是说，没有西域
和喀什，就没有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亚洲，今天的世界。当然，更不
会有今天的上海。”

由此联想到，五·一二汶川大地震后我到重灾区都江堰捐建三

个学生图书馆,去的次数很多,有一次被上海援川领队薛潮先生发现了,邀请我给上千名上海志愿者作报告,我也说了类似的话。在那个挥汗如雨的大工棚里我说:“都江堰两千多年来灌溉的,远不止是川西平原。我曾写文章证明,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受到过它的滋养。现在,滋养百代的老祖宗突然受惊,我们赶过来侍奉梳洗,哪里谈得上援助?”

中华文明有一个好处,就是永远保持着生生不息的循环记忆。在中国人的心中,哪一条古代的大路都不会成为彻底的荒路,哪一种古代的灿烂都不会熄灭得无影无踪。正是时间和空间的大幅度回馈、反刍和互济,使这个文明成为人类所有古文明中未曾中断和湮灭的唯一者。更何况,我们前面说了,西域和喀什的大地上留下的一排排巨大的数学公式,永恒地证明着通向不同空间的必然性和可能性。因此,今天在那里的种种努力,不完全是为了古代,更是为了未来。

时代已经开始证明,亚洲不会像前两个世纪那么喑哑。亚洲腹地的风景,也将重新向世人展开。

五

在中华文明的诸多“老祖宗”中,在形态和气度上最让人震撼的,是西域,包括喀什。

这个说法也许会使别的“老祖宗”侧目,那实在对不起了,但我实在不是随口赞誉。请想一想,天山、昆仑山和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这几宗真正的天下巨构,只需窥得其中任何一角,就足以让世人凝神屏息。但在这里,却齐齐地排列在一起、交接在一起、呼应在一起,这会是什么景象?

一连串无可超越的绝境,一重重无与伦比的壮美,一系列无以复

制的伟大,包围着你,征服着你,粉碎着你,又收纳着你。你失去了,好不容易重新找回,却是另一个你。

在天山、昆仑山面前,其他“老祖宗”所背靠的三山五岳,就有点像盆景了。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面前,其他“老祖宗”所吟咏的大漠孤烟、长河落日,也有点太孩子气了。

到喀什,不能按照内地休闲的习惯,选择那些人群密集的旅游景点。应该选择的,是乔戈里峰,慕士塔格冰川和奥依塔克冰川,红其拉甫口岸,亚克艾日克烽火台以及散布处处的千年胡杨林和夕阳下的沙漠。我和妻子则非常着迷莎车的《十二木卡姆》,每次都听得情醉神驰。难怪躲在那么僻远的它,早已被堂皇地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它让我联想到,在隋唐年间轰动长安的疏勒乐和龟兹乐。不错,在中国古代最伟大王朝的雄伟和声中,占据极高引领地位的,大多是西域乐舞。

由此想到,在喀什之外,新疆还有不少西域名胜值得一再拜访,例如龟兹(现在的库车)、于阗(现在的和田)、高昌、交河等地。有足够体力的,还可以狠狠心去一下楼兰、米兰、尼雅遗址。

在叶尔羌河畔,一位本地官员已经摆好了毛笔和宣纸,要我题写几个字,准备刻在山壁上。我问他写哪几个字,他说——

天路零公里,

昆仑第一城。

我说:“你们这儿,随口一说就气势非凡。”

写完,我的目光越过灿如火阵的胡杨林,再越过层层叠叠的绕山云,远眺昆仑山上的天路。那条天路,通向西藏阿里地区。突然发现,在连绵的雪峰之上,竟然冒出缕缕白烟,飘向蓝天。难道,那里还